



布鞋

文 / 杨兰琦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生计难以保障,著衣穿鞋更难以讲究,不能讲究。华丽的衣裳,漂亮的鞋子是孩子梦中的奢望,我的母亲却能想方设法,把我们兄弟姐妹装扮得漂漂亮亮。家中上有年迈的祖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虽然每天的劳作很辛苦,但是母亲总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我每每在半夜梦中惊醒时,总看到母亲还在熟练敏捷地运针拉线,嘴里哼着小曲,没有一丝倦意。

母亲年轻时是方圆几个村落有名的针线活能手,年轻情侣赠送情物往往是布鞋、鞋垫,大多出自母亲之手,寿酒上的礼物,也有我母亲的杰作。那时一到天黑,母亲在忙完家务后,就在油灯下做针线活,乐此不疲。我们几个村落有嫁女娶媳的人家,从十多里的地方,提着火把,赶到我家里求我母亲,不上两天就乐呵呵地拿走布鞋、鞋垫,在人家赞不绝口声中,母亲退下人家的重礼。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常常穿着精致漂亮的布鞋,惹来不少孩子钦羡的目光,在那个年代,它是我们兄弟姐妹炫耀的资本,最高兴的事儿。

七十年代末,我在一所县级重点初中读书,离家有二十多里。我们农家孩子不到寒冬,不会穿保暖的鞋,一星期就是解放鞋,而且是光脚。一天下午,天气骤寒,阴沉的天空飘起鹅毛大雪来,不一会儿,地上就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而且雪一直飘落不停。晚上,我们这些衣着单薄的农家孩子,光

脚穿着解放鞋在走廊上跳着、跑着,驱逐寒冷。晚上下半夜,我们寝室里很多人被冻醒,咳嗽声此起彼伏,惊醒中,我感觉被子冰凉冰凉,飏飏凉风直往被子里钻。

第二天清早,雪依然在飘飘洒洒,屋檐下晶莹剔透的冰凌儿好好长长。许多同学的家长纷纷从家里赶到学校,送来驱寒的衣物、袜子、鞋子。到了下早自习,我还未见我的父母,心中有一股失落、惆怅、沮丧。在同学们的欢呼雀跃声中,我显得十分落寞。

上课不久,老师叫我出教室,在走廊上见到了我的父母,腋下夹着新被子、新棉衣,手里拿着新布棉鞋,他们头上有零碎的雪花,来不及拍打身上的层层厚雪,急切地来到我的身前,父母红扑的脸上显露着焦急、惶恐。母亲急切的语气中透露着担心和愧疚,在喘气、咳嗽、焦急的语气中,我体会到母亲的牵挂、担心。看到母亲一脸的憔悴,我隐隐约约读出了一些什么。后来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前几天母亲病了,晚上咳个不停,一直头昏脑胀,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下不了床,昨天下雪,母亲硬撑着身子下床,连夜纳鞋,赶做棉衣,整整忙了一个晚上,咳了一个晚上。一早便急急地叫起父亲赶往学校,本来父亲不要母亲来,但母亲不放心,父亲还是没有阻止住执拗的母亲。山间小溪的小木桥布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回家拿工具清扫,耽搁了时间,母亲在来学校的路上,多次蹲下咳嗽,所以来迟一些。我之前的些许不悦和遗憾已无影无踪,唯有

心中的阵阵激动。

穿上新棉衣,接过母亲手中的新布棉鞋,看到均匀的针线纹路,穿在脚上,阵阵暖意从脚底散遍全身。当父亲搀扶着母亲渐行渐远,一直消失在校门口时,我的眼泪禁不住簌簌而下。

时隔多年,我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依然铭记着,当时穿上新棉衣,新布棉鞋的温暖不及父母对儿女爱的温暖。

后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稚气未脱的我分配到离家一百多里的一所村小,学校闭塞,交通不便利,生活不能自理的我成了母亲的牵挂,在家里时常念叨我,担忧我。经常跑到村上信件寄存点,看是否有我寄给家里的书信。虽然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物资生活不是很富庶,但是我有一份不薄的薪水,生计不成问题。

我在衣着打扮上喜欢追逐时尚,锃亮的皮鞋,雪白的球鞋,一参加工作我就购置了,母亲给我的布鞋,我觉得老土,就挂在门后,很少去穿它。

记得刚刚分配出来的那学期,时序已入隆冬,寒风呼啸,大自然仿佛蜷缩一团,严严实实包裹着自己,抵御着寒冬,学生们穿上臃肿的棉衣,裹上厚厚的棉袜,脚上都是一双棉鞋,而我依然是西装革履。当我把学生送到学校门口时,远远的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原来是母亲。

在母亲嘘寒问暖声中,我慢慢得知,原来天气逐渐寒冷,母亲放心不下我,从家里乘车来学校,中间转了几趟车,下车后找人打听,走了十多里山路赶到学校,我看到

风尘仆仆的母亲,些许疲倦中透露着欣喜,好像卸下一副重担。

接过母亲的新布棉鞋,我告知母亲,我年壮,没有寒意,不感觉冷,不要担心。我依然钟情于我锃亮的皮鞋,随手将棉鞋搁置在箱子上。母亲多次要求我换上,我不愿,母亲只好叹着气,黯然神伤地到厨房给我做饭。

时隔二十多年,我依然清晰的记得母亲当时的哀叹,可惜我没有仔细领略其中的温暖。

后来几年,每每到了严冬,母亲总要给我做棉布鞋。可我依然穿我挚爱的皮鞋,将棉布鞋丢在门后,或是转赠他人。布鞋带给我的温暖,我忘记得无影无踪。

见我依然如故,母亲叹气中停止了她的手头活儿,我隐隐约约感觉母亲有些失落。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前几年,我感觉锃亮的皮鞋不再舒适、温暖,生硬、僵硬之感越来越明显,每每到严冬,冰凉、刺骨的寒冷侵袭着我,我多么渴望有一双布鞋,可以温暖温暖我的双脚。

在家中,我无意透露的话语,母亲却牢牢记在心里,每每入冬,她就央求我的表姐给我做一双布鞋,来满足我的心愿。唉,儿子再不经意的事情,在母亲眼里是最经意的事情。

现在母亲已经年逾古稀,步履不再矫健,手脚不再灵敏,老眼已经昏花,无法在白炽灯下对准针眼,再也不能做布鞋活儿了。可母亲的布鞋带给我的温暖却深深留在我的心坎上。

父亲和他的二胡

文 / 玛莎

父亲和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一辈子和泥土相依为命,生育四个儿女,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小时候生了一场小儿麻痹症没有钱医治落下右胳膊关节残疾,右手臂弯曲。母亲是个特别能干的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母亲揽下。母亲年轻的时候很漂亮1.68米的个头,嫁给父亲是因为父亲朴实。

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文盲,家境很差,后来又有我们姐妹四个的到来给原本这个清苦的家庭更加变的一贫如洗,维持生计是靠父亲那把二胡。至今清晰忆起……

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乐器,很有音乐天赋,最擅长的是二胡,在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加上不懈的追求和努力父亲很快拉了一手好二胡。后来父亲就用那把二胡背负起我们一家老小沉甸甸的担子。

那个时候的父亲每到农闲的时候都会拿出他心爱的二胡坐在桌旁双目微闭用他残疾的手臂并不灵巧的手指拨弄着琴弦,清脆而富有弹性的旋律从父亲的手指爆发,那一曲曲忧伤和对生活向往的旋律是我永远不会忘掉父亲当时对那个家所付出的责任与辛苦。

印象中父亲一曲“孟姜女哭长城”引起当时我们那个村庄的小有的轰动,那凄楚而又动听的弦乐演绎的如痴如醉,乡亲们跟着这个弦乐走进我家聆听父亲的弹奏,个个热泪盈眶,这首父亲的成名曲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同和赞美。从那以后父亲就背上他的二胡行走在十里八村,各个乡镇开始了他卖艺生涯……

每每那个时候看着父亲瘦小的身躯背着那把承载着咱们一家命运与生计的二胡,父亲沉重的步伐每走一步我们的生活就像前迈了一步,每天从晨曦到日落一天不知道要走多少的路程?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回来,而每晚我都会眼巴巴的坐在大门口等待父亲步伐蹒跚的回到家,透着煤油灯的暗光看父亲脸上依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时候虽然我不懂事,但知道父亲很辛苦很劳累,上前就会卸下父亲的背包,沉甸甸的背包是父亲付出的汗水和艰难。打开背包,那零碎的钱币是我们一家老小的生活与希望,每天晚上我们兄妹都会乐此不疲的在桌旁清点着整理着:一分.二分.五分.一毛.二毛.五毛.最多的一天能挣回三十几块,那时候的父亲形象在我心目中是那么的伟大,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于自豪。父亲的二胡在我们最贫穷中给予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父亲为我们卖艺到初中才停止,因为那时候条件也渐渐好转,但那把为我们讨来生计的二胡父亲一直保存着,虽然破旧依然爱护和珍惜,它安详的挂在父亲的床头,寂静,落寞,但似乎还在诉说着动听的旋律,直到我们村后来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给房子冲倒了,二胡也没有,从此再也没有听父亲拉过二胡。但我相信,父亲对他的二胡从未忘记过。到现在我依然怀念父亲拉二胡的童年时光,虽然清贫但很快乐!

时隔多年,我们兄妹都走出农村,也算为父母挣了光,现都已为人父母,更能体会父母的辛酸与汗水。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父母在沧桑的岁月里皱纹布满脸颊,依然为我们操劳着,每次回去看到父母那两间砖瓦开裂的旧房子,总是劝他们来我们兄妹四人家住,他们总是不肯,父亲总是说:丫头只要你们在外生活的好,你们兄妹在一起相处的好,我和你母亲在老家也就安心了,房子虽破,可那是我们一辈子的窝啊!每当这个时候眼泪止不住的流,父母为子女一辈子的付出,而我们回报父母的又有多少呢?

